

◎人生絮语



一个人往前走，在刚刚遮地的薄薄雪层上踩出一条细长的道路，直通往戈壁地带。仔细看，又不是雪，比雪更坚硬，却没有雪洁白，蹲下去用指头小心地搓起一撮，原来是霜，薄薄的一层，很快就被手指的温度融化，变成一滩透明的水，消失在润泽的空气里。

霜在说文解字中被解释为使万物失去生机，使部分作物成熟，那是霜的两番面孔，一生一死，一阴一阳，可谓天地最伟大的平衡之道。提起霜，人们心头最先浮上的一定是“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”。这句来自三千年前的古老诗句更像是一句神秘的咒语，将雨、露、霜、雪的来处和归处描摹得淋漓尽致。但除凝结为霜的露水外，还有被白霜覆盖的瓦片、挂着霜的战甲、被寒风浸透的单衣、寒秋时节的捣衣声、经霜而枯萎衰败的野草、秋冬或日暮时的寒鸦以及树叶被霜打后呈现出的枯黄颜色，它们是霜瓦、霜甲、霜衣、霜砧、霜草、霜鸟和霜黄，一个个词语滚烫的落日般从唇舌间吐出，将迎面而来的寒意压在心底。

从前不懂百草枯的含义，如今在霜地里一走醍醐灌顶。四野无人也无风声，牧草只剩了低矮的根茎，短短的露在地面上，被霜一覆盖就只剩一点浅浅的草绿色，在漫无边际的戈壁上肆意攀爬。若不凑近了去看，就连那一点点浅绿也不太觉察得出，一眼望去恍若梦境，产生世界除了我皆死掉的错觉。可那不就是霜的颜

色吗，不就是百草枯萎、万物凋零的颜色吗，肃杀、绝望、隐忍，却又暗藏生机，叫人割舍不下。

另一种颜色也叫百草枯，或者百草霜。那是锅底灰的颜色，墨黑中有皎白，远远看去仿佛落了一层霜。百草霜是叫枯草熏烤出的颜色，一只厚厚的铁锅在炉火上经年累月地烧，晨起时烧，午歇时烧，晚饭时也烧，烧水、炒菜、煮粥、焖米饭，一家老小的伙食全从这里来，一直到夜色渐深、灯火全熄时才止歇。那时家人闲坐，灯花渐暗，百草霜便渐渐酿成了，绵软厚实、朴实无华，虽随处可见却不易造就，上千次烈火炙烤才能产生薄薄一层，而后入药止血、温脾补肺。百草霜不仅是百草燃烧后的精髓，更是烟火人间的勾点，黑黝黝的颜色下是浓郁的饭菜香和泉水的叮咚声，是春天的莴笋、夏天的苦瓜、秋天的红薯和冬天的羊肉汤，山野村民在有限的资源里延伸出无限的智慧，把每一样食材的作用都发挥到极致，柴米油盐是相同的，生活的味道却大不相同，因而百草霜也叫月下灰、灶突墨、釜下墨、釜月中墨，是人们所能赋予生活的最美的色彩。

季节是个轮回，在这里盛大丰盈，便在别处删繁就简，越往秋冬里去越能体会细枝末节的美。秋来叶落，好事成霜，一场霜降让一切感觉回到原点，感官更敏锐、视野更广阔，将隐藏在山河里的岁月一一点亮，去感受风物和田园之美。日出前有霜，日出后温度飙升、晴光大作，人们天不亮就起床劳作，伴着鸡鸣

声走在田埂上，去抢收地里的最后一批白菜。耕地织衣、算食瓢饮，生活的每一点收成都从躬耕劳苦中来，人们熟知草木、关心庄稼，在检视作物的同时也检视自己，发现世间万物皆有情义。

霜萧杀了万物，却杀不死纯洁的内心。人们春看杂花粗枝满树，羊角豆缠上松叶架，鸡冠花隔着竹篱笆探出头。夏赏草虫唧唧，蝴蝶在豆花间飞舞盘旋，雨水涨满池塘。秋有热烈风光四处漫延，蔬菜成熟、瓜果飘香，山林舒朗、橙黄橘绿，活色生香的颜色里日子也明朗起来。就连冬日里也有腊梅可赏、暗香可嗅，实在美妙。霜降过后，无柳花桑叶，无新蚕绿野，只有彻夜的新霜和尽然的层林，寒冷的天气使身体苏醒，炊烟从霜露中按时升起，鸡鸭放在灶火上小火慢炖，家养的黄狗蹲在廊下低低地叫，任何一点新奇的事物都足够叫人惊喜，那是贫瘠岁月里的富足馈赠，何等的难能可贵。夜里，冰冷的月光洒满天井，院子里落满白霜，门窗、梁柱、砖墙也被磨亮，日子在冰冷的季节中有序前进。

文/李娜

◎闲看简说



殷勤莫如朋友圈

生活节奏紧促，人们对情感的宣泄和索求，似乎越来越倦怠、懒散。对微信朋友圈，却是个例外。

从早上一睁眼开始，一天的吃喝拉撒、意淫腹诽，恨不能24小时全程直播：起床时有多么痛苦怨念，洗脸时看见眼袋白发有多么惊心，上班路上车有多堵、人有多挤、旅伴有多奇葩，单位里工作有多无聊、老板有多变态、同事有多八卦……朝言暮语，知无不言，肚里简直存不住一句话。

看着这一地的鸡零狗碎，我常常心想：难怪网上有点什么风吹草动，要人肉个把二货跟玩儿似的——这蛛丝马迹星罗棋布，早都DIY成天罗地网了，想捉拿归案，还不是分分钟搞定。

有一回，圈里的乙同学召集我们小聚。从一见面，乙就兵荒马乱地张罗忙乎，举着手机四处合影，跟人照完了跟菜照，然后战地记者一样

时不我待地往朋友圈上传，听到回应、点赞的再逐条回复，一餐饭吃得神不守舍，仿佛此行的目的就是采风，为朋友圈的更新提供图文并茂的新闻稿。

这等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微信之间也”的玩法，如果是自拍自现，倒也没什么可说。问题在于，不是在座的所有来客都乐于此道——同桌的另一位女“朋友”A因介意自己的形象被公开，坚决反对乙把大家的合影传到网上；乙同学却因为“难得约齐这么多位老师”非要分享不可，吵吵嚷嚷各执一词。

后来，虽说因为以A为代表的反对方略占优势，乙不得已忍痛删除了那张照片，可换上去的一张却依然有A的侧影。接下来的结果，自然是弄得叽叽咕咕不欢而散，小团圆成了拉仇恨，怨声四起。

像乙这样对朋友圈怀着病态热诚的骨灰粉，绝不是一个人在战斗。

我认识一个无手机不成活的小伙子，昵称叫做“Y”，三十大几了总算找到一个可心的女朋友，各种幸福和喜悦，忙不迭地晒给全世界。没想到忘涂防晒霜，爆隐私爆出了小意外：第一次亲密接触，他把“世界上最美的印记”——女友“虞姬”脖子上的吻痕照发到了朋友圈里，围观的看客添油加醋地一通调戏，不荤不素的弦外之音里，“虞姬”俨然成了欲女。

那女孩从小家教甚严，这次恋爱，又似乎还踌躇在可与不可之间，哪没到哪，先被人贴上这么一个标签，又羞又恼又委屈，果断提出分手。

这下“Y”抓了瞎，送花、围堵、挂条幅，一系列苦情戏码演了个全套，女友总算回心转意，只是警告他：两人之间的私密事，再不能对外公开只言片语。

“Y”赶紧信誓旦旦地应下。然而不过半年，“Y”对虞姬的痴迷一点点淡化，对手机的依赖却死灰复燃，常常把女友晾在一边做候场嘉宾，自己则重新投身火热的朋友圈，芝麻绿豆的闲事都拿来往圈里现。女友从失落到隐忍，终于决定转身。发给他的最后一条微信，离恨幽幽兼余音袅袅：虞姬不争手机宠，妾身去也。

手机是给成年人最贴心的玩具，可是这“心”贴得太紧了，似乎总难免跟左近的人疏离。“退而结‘网’，临冤美‘虞’”——这应该是迄今为止，“Y”发在朋友圈里最回味深长、营养丰富的一条讯息了。

文/阿简